

班宇:小说能及我肉身之所不及



班宇

“我这个人挺好，你就慢慢跟我处，处不好你自己多找找原因。”近日，班宇携新书短篇小说集《冬泳》来南京，为读者带来了北方的幽默和清凉。

他是一位忠于内心的写作者，新书《冬泳》是写给北方的情书。在为读者签名时，会应要求写下“东北人都是小可爱”。他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文艺青年，而是一位为大家讲故事的老朋友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
白雁 实习生 曹嘉欣 文
牛华新 摄



《冬泳》
班宇著
上海三联书店

1 在写小说之前，班宇写了十年乐评，更为读者熟知的，是他的网名“坦克手贝吉塔”。

他是音乐发烧友，高中时代基本都是在唱片陪伴中度过，而真正开始写乐评，源于大学军训期间的顿悟。

同唱军歌相比，他发现自己更能接受的是顶楼马戏团《向着橘红色的天空叫喊》这首歌的表达方式，虽然也是口号化宣言化的歌曲，但“可能这是我唯一能接受的表述或者对抗方式，并不是战斗而是在这样的时刻无限地沉浸下去”。就这样，开始了他的乐评写作。

这期间，班宇几乎将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放在了音乐上，可以说他是中国新音乐的见证人。

本以为可以一直这么写下去，但是接下来整个行业格局的变化，让他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这件事。

几本专业的音乐杂志停刊、倒闭，一些媒体也把乐评专栏砍掉，他个人也认为整个音乐评论行业的格局需要一个更深入的变化，“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把你听到音乐的那点私人感受，那点哀伤、喜悦、兴奋去打个包然后揣进别人的裤兜里，再拍拍肩膀送他上路，说你一路走好吧。我觉得这个事实在是不太礼貌，我们东北人都比较绅士比较礼貌，当时就觉得这个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”班宇开玩笑说。

之后，他写过体育评论和书评。写书评是对之前阅读经验的补充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有了一些反思，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，包括对文学的语言，文学的状态、生态以及结构等。

2016年，班宇参加了豆瓣阅读征文大赛，从此正式和小说打上了交道。

2

在那次征文大赛中，班宇的《打你总在下雨天》一文获得了喜剧组的首奖，这篇文章正是《冬泳》这本小说集中《工人村》的蓝本。

《冬泳》的书名来源于集子当中的同名小说。“我记得当时下过几场雪但不多，我每天走在街上极其烦躁，就是觉得冬天的东北并不是想象中的洁白、辽阔、浩大。相反是它好像每时每刻都想把你席卷进去，跟那些脏雪灰尘卷在一起一样，这种感觉让我特别不舒服。所以，我走在路上每天都在骂，然后想做出一点抵抗来，就有了《冬泳》这篇小说。”

在这篇小说里，班宇想探讨的是：在日常生活里，那些有一点点愧疚感或者是负罪感的人将怎么继续生活下去；一个伤痕累累的人，什么时候会被彻底毁掉，毁掉后又是怎样的状态。在他的文字中，更多的是在讲个体的困境。

《冬泳》这本书里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东北，但相比于地域性而言，班宇认为每个作者独特的表达内核是更加珍贵的东西。小说里确实存在一些真实的地点、街道等，其原因不过是写起来会比较有底气，比较顺手。

在他看来，一个地域并不是几个标签就能完全涵盖的。人的复杂性是一致的，跟地域不发生联系。他也在努力将东北话改造成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文学语言，然后用它进行创作。

他的语言风格恣意独特，在他的小说中，总有一种刺痛和唤醒。

“我觉得每一个人尊严感的确立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，需要经过无数次的否定、被否定，需要被这个现实环境不断地砍削。经历自我的逃逸和出走，然后与他人争斗，与自己争斗，输给很多事物，才能赢回一点点自我。可能这一点点自尊和尊严感，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。”

对于他本人来说，赢回自我，从写作伊始就在为之努力。“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有一个感受就是，我可以通过这个事情，通过写作和文学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那么我所谓的尊严和自我也就一点点建立起来了。”

而小说也是班宇的一种逃逸路径。

3

小说带给班宇的逃逸，即“这是我创造出来的空间，又平行于我而始终存在。可能每个人都要在生活里抓住那么一点点稻草，你可以在这个稻草上成功也好失败也好，这些都无所谓，但是它是一个能让你感觉到存在的一个东西”。

班宇把自己和小说比作是擂台上的两个选手，“它为我做工作布下一些陷阱，我躲开，再想办法去回击，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我始终认为自己在危险的氛围里会施展得更好，会更舒展。”

但他并不认为写作是有竞争性的，对待写作，他没有任何功利之心。“写作者都是一家人，谁好都是好，看见别人写出好文章我老高兴了。”他害怕自己沦为一个空转的写作者，更不会盲目给自己定下“要写一辈子”的目标。

就目前的状态而言，班宇说自己更多的是沉浸在创作的乐趣中。在写小说时，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国王一样，可以去进行另一种人生的想象，“我并不想遇见小说中的人物，只希望是一个永远平行存在的状态。”

在班宇看来，小说是忠于内心的书写，没有责任和义务承担任何命题，但一定要承载一部分真心，“一篇小说要有那么一个角度是诚实的，哪怕这个诚实在一些人看来有些幼稚和不可理喻。”

小说抵达了他肉身所不能到达的地方，他也为小说赋予了另一个平行世界。

“一本小说的终点可能是作者和读者的终点，但不是这本小说集中所有人物的终点，在最后的空白页上，所有那些故事的人物还存在着，他们还要经历那些敏感者的痛苦，庸常者的麻烦，然后对抗自己无止境的命运。”班宇说。

在班宇看来，一个地域并不是几个标签就能完全涵盖的。人的复杂性是一致的，跟地域不发生联系。

对话

写作不是面向文学史的写作

读品:音乐和小说有什么异同?
班宇:作为两种艺术体裁，都有相似的旋律和节奏的表现，音乐很明显，是用音符来表达一种叙事，它有节奏来控制叙述的内容，小说就是用语言来承载音符一样的功效。不同之处就是文学的思维跟音乐的思维是不一样的，音乐更抽象一点，小说要落到实处，哪怕一些小说是很开拓进取的，比如说法国新小说那种，你也要用语言来作为一个承载，人就活在语言之中。音乐是有界限的，而文学没有界限，文学就是无限的转动语言的共同体，你所看到的每次都是它展开的一个面相。

读品: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?
班宇:伊格尔顿讲了经典小说的几大特征，包括思想性、对现实的模仿程度等，他后来说了一句话，并不是拥有了这些元素就能成为经典小说，也不是每一个经典小说都会拥有这样的元素。按照我的喜好来讲，我觉得它一定是承载着作者深人的思考，这思考一定不是浅薄的，不是轻浮的，它会关心到命运的共同体，而不是完全个人的精神的呓语。这样的小说对我来说可能更有价值，更愿意去了解和阅读。

读品:创作小说有什么乐趣?
班宇:我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像国王一样，这么说好像有一点霸权的意思，其实完全没有，只不过是我通过小说来眺望另一种人生，去进行另一种人生的想象，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。我所有的乐趣也都是在这里，小说能及我个人肉体所不能及之处，它能到我到不了的地方，这是我认为小说对我的乐趣。

读品:易烊千玺在ins上推荐了您的书，您觉得对于像他一样的00后来说，对您书中的哪个点会比较感兴趣?

班宇:我觉得他可能对我讲述的那个时代感兴趣，因为那个时代他并没有经历过，就像我会读一些先锋派比如说格非老师、莫言老师的作品一样，我会对那个年代的故事或者整个社会氛围和生存环境都很感兴趣。再有就是文学性的一种共通的东西吸引着他，包括语言和故事，以及一个旧故事在一个新的时代应该如何去表述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想这些问题。

读品:当今时代，什么样的作品值得被留下来。

班宇:我觉得文学史不单是文学价值的评估，它跟当时的整个社会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都会产生关系。一个作品可能运转到这个位置上它会被留下来，在文学史里面的文学价值可以进一步再讨论。比如说当年我们谈伤痕文学，伤痕文学当时是很有价值的，但是在今天这种表述可能就不太被人感知到。比如你让00后、80后读这些，都没有那种切身体验的感受。所以我觉得写作不是面向文学史的写作，而是要面向真正历史的写作，这可能是一个更完整的说法。



班宇



扫码观看采访视频